

LINGUISTICS



# 基础语言学

■ 池昌海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基础语言学

主编 池昌海  
撰稿 池昌海 戴红红  
税昌锡 宋玲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础语言学 / 池昌海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308-05651-9

I. 基… II. 池… III. 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330 号

## 基础语言学

主编 池昌海

---

责任编辑 严少洁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95 千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651-9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 目 录

<b>导 言 语言与语言学</b> .....	1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	1
第二节 语言的主要功能 .....	7
第三节 语言的基本属性 .....	8
第四节 语言学 .....	12
<b>第一章 语 音</b> .....	17
第一节 语音与语音学 .....	17
第二节 音素与音位 .....	23
第三节 音位的组合 .....	32
第四节 语音的变化 .....	33
<b>第二章 词 汇</b> .....	40
第一节 词汇与词汇学 .....	40
第二节 词语的构造 .....	44
第三节 词汇的类聚 .....	49
第四节 词义分析 .....	55
第五节 词汇的发展 .....	66
<b>第三章 语 法</b> .....	72
第一节 语法与语法学 .....	72
第二节 语法单位 .....	78
第三节 语法单位的聚合与组合 .....	81
第四节 语法范畴与语法手段 .....	103
第五节 语法的发展 .....	111

## 2 基础语言学

<b>第四章 文字</b> .....	115
第一节 文字与文字学 .....	115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	119
第三节 文字的创制与改革 .....	127
<b>第五章 语用</b> .....	132
第一节 言语行为与语境 .....	132
第二节 会话含义与语用原则 .....	138
第三节 会话结构与语篇分析 .....	144
第四节 语言符号与言语行为 .....	149
<b>第六章 语言与社会</b> .....	157
第一节 语言发展的条件与特点 .....	157
第二节 语言的分化与统一 .....	161
第三节 语言的接触与融合 .....	169
<b>第七章 语言与思维</b> .....	179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	179
第二节 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 .....	187
<b>第八章 语言学的应用</b> .....	193
第一节 语言教学 .....	193
第二节 语言规划 .....	203
第三节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	213
<b>附 录</b>	
一、国际音标表 .....	221
二、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 .....	224
三、世界文字分布示意图 .....	228
四、自测题参考答案 .....	229
五、《基础语言学》期末考试模拟卷 .....	234
<b>主要参考文献</b> .....	239
<b>后 记</b> .....	243

# 导 言 语言与语言学

## 教学要点与目标

介绍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属性以及语言学的发展简史;要求学习者了解语言符号的性质、产生条件、功能和属性,把握语言学产生的基本过程,熟悉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

##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 一、语言与言语的存在形式

如果有人问你语言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突兀:这还用得着问吗?我们天天要用,可以说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像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一样,熟悉得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见,一般地说,我们对“语言”这一对象的理解与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语言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这样的理解当然不能算错,但很不全面,也欠准确。如果有人接着问下面几个问题,没有学过语言学的人可能就要仔细考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他所使用语言的所有内容,但是,即便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对所掌握的对象也没有经过双方或多方验证,可他们彼此能进行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交流,这是为什么?既然人的思维能力总体上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同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语言形式?语言构成成分有哪些单位,它们之间又可以构成哪些关系?……

学过语言学后,我们会知道,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通过系统且组合复杂的声音传达包罗万象的意义和情感等内容的交际工具。从形式上看,语言对我们来说,首先能感到的是表达意义的声音——语音。语音是由人类根据自己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语音单位所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每个民族的语音系统都不完全相同,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语音构成成分与构成特点。从内容上看,语音所承载的意义,则是由一个个具体单位——语素或词来表现的,而这些意义不仅包括客观世界的本身状态,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者的主观态度,甚至有些纯粹是人主观虚构出来的。

## 2 基础语言学

从组织结构上看,语言除了语音、语义和词汇外,还需要一个将它们串联起来表达复杂内容和思想情感的手段——语法。就是说,仅仅有了上述语音、词汇等部分,我们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情感。比如现代汉语里,假设有三个词:她、买、蛋糕。它们可有六种组合形式:她买蛋糕、蛋糕她买、她蛋糕买、蛋糕她买、买她蛋糕、买蛋糕她。比较后发现,第一个组合是完全合格的句子,第二个则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效,如在这样对比性的表达中:蛋糕她买,衣服她也买。而其他四个组合在通常情况下就难以成立了。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三个词都有自己的语义关系属性。在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的汉语里,只有其中的两种组合才合理地拼接了成分、有效地传达了意义。但是,同样是这三个词:He(him)、buy、cake,如果是简单地直接组合,在英语里就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句子,但如果按照英语的组合手段,在词上或词间附加上形态手段,则可以产生多个有效的句子:He buys a cake\He is buying a cake\He bought a cake\He has bought that cake等等。这是因为在英语等形态语言系统里,有效句子除了基本词语成分和意义外,还有格、时、数等语法范畴,而且必须要用相对应的语法形式来表达。可见,“语言”并不是一个成分零乱且组合简单的使用工具,而是一个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部分构成的符号体系。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语言系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有规律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社会文化原因促成的,有的则是语言系统内部相互变化促成的。因此,语言又是一个变动的社会文化现象。

语言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成分众多、组织严密的符号系统,但由于它的组成成分并不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体(如各类意义),如笔、自行车、计算机等工具,更重要的是制约各类成分得以有效运行的规则系统(如各类语法意义和语法手段等)也同样系统而又抽象,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语言符号仍然是个时刻离不开但又难以捉摸的东西。但语言又实实在在地、以具体的形式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就是运用语言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言语。如果拿象棋作比,语言就是象棋的形式构成——棋盘、棋子和制约棋子在棋盘上运作的规则,而象棋的实际运行及其无限多样的棋局就是言语。

语言的存在形式就是言语,具体表现为两种:口语和书面语。

**口语** 就是人们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以表达意义和情感的言语体系,这是语言的原始存在形式。对人类来说,文字产生以前的语言只有口头形式。在文字产生并出现大量文献以后,口语就不一定只能是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以表意的言语系统了,有些用文字记录在书面上的言语作品也可以是来自口头的,如古代文献中记录人物对话的文字;从另一个方面看,从口中说出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口语,如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以及很多文学作品在诵读时、现在电视主持人在读新闻稿

时等,其言语就不属于口头的。

口语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可以充分利用声音和体态,如声音高低、长短等的变化,如表情手势等;用词浅显易懂,俚俗成分多;句子短小,结构欠完整,语序灵活,常出现省略、倒装等现象;表层语义欠完整,多需要语境的补充,关联成分少;话题灵活,焦点转移较快。

**书面语** 就是长期使用文字记录口语所形成的书面言语体系。相对于口语,书面语是第二性的,是在口语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社会角度看,书面语应该是在文字产生很长时间后逐渐形成的。要注意的是,文字是书面语言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不是说凡文字记录的都一定是书面语。书面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言语表达上:不能直接利用语音以及其他辅助手段表达思想和情感;在词语的选择上,偏向于典雅甚至运用古语词、成语等;句子较长,结构严密完整,语序相对稳定;语义表达主要由具体话语(篇章)来实现,关联成分少有省略;话题集中。

书面语产生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有效地促进口语的发展。可见,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言语是对语言的应用,包括言语活动和活动结果即言语作品,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两者密不可分。但两者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它为言语提供行为的形式和规则;言语则是具体的活动和结果,是语言的存在形式。但语言并不等于现有言语的总和。

语言是社会现象,对所有使用者来说,都是同质的;言语则有很强的个体性、偶然性,说多少、怎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言语的面貌取决于个人生活经历、文化教养以及对语言符号的掌握情况等。正因为这一属性,20世纪初以来,语言学主要对语言符号系统的一般规律、特征感兴趣,而很少关注带有纯粹个人色彩的表达行为。

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符号的交际功能特征要求它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言语则与社会时代紧密相关,言语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并为社会所接受,这一言语行为及其结果就能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实践基础。

## 二、语言起源说

正像人类对自身的来历充满了好奇而给予了很多关注并提出了多种假设一样,自有语言学以来,学者们也十分关注人类早期语言的产生原因、过程,也提出了不少设想。早期宗教对语言来源的神话解释以及古埃及国王萨梅蒂库斯对最早语言类型的实验,都体现了人类在这一方面的朴素追求。真正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应该从18世纪算起。随着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科学也开始摆脱宗教的



## 4 基础语言学

束缚,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等对语言起源问题作了有趣的探索。1769年,普鲁士科学院以语言起源为题,在柏林组织了一次有奖论文比赛。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发起的有关语言起源的讨论。从那时起,语言起源问题就一直为很多人所关注。

但语言起源问题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的局限:与文字等有物质记载的符号不同,以声音为载体的人类初期的音义体系,不可能附着于物质而保存和恢复;语言习得过程的朦胧神秘状态使研究步履维艰,即便有可能进行“隔离实验”也不可能观察到真正意义的创造语言的过程。因此,语言起源的研究始终局限在猜想、假设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学术界观点林立,众说纷纭。随着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具体语言的特点以及语言亲属关系的关注上。语言起源的研究基本停滞。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在学会章程附文中规定,不接受任何有关语言起源的论文。1901年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以至于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认为“对远古时期语言起源的猜测是一项不体面的活动”。<sup>①</sup>

不过,难以研究以及短时间内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不能阻止人类的好奇心,语言起源犹如一个神秘的谜,始终吸引着有兴趣的人们去探索。一个时期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甚至为政治家所关注,并被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处理。如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在他的语言学论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批判了语言学家马尔(1864—1934)的语言起源于“手势说”,以至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语言学家很多因此被划作了两大派别。到了197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以语言起源和演变为题的讨论会,有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可见,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仍将吸引人们去作新的探究。

综合起来看,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解释可以归并为两大类——神授说与人创说。具体观点十几种,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这样一些说法:

**神授说** 这种说法将语言看作神赐予人的一种能力。典型的如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吠陀》经里就是这样解释的。又如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纪》中将人类的语言描写为是上帝耶和华所造的亚当所说的话,语言是神赐的。这种说法体现了宗教对语言起源的关注,也表明了人类对现实现象无法正面解释,而将它神化以保卫宗教权威的努力。显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到19世纪以后,该说法在语言学乃至知识界已基本无人认同了。

**手势说** 历史上该说法被不少人提出,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的孔狄

---

<sup>①</sup> [美]Dwight Bolinger 著,方立等译:《语言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亚克、卢梭、伏尔泰以及现代的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等。他们认为手势语是有声语言的前期形式和起源。这种观点在 17—19 世纪十分流行。

**摹声说** 该说法也是有关语言起源的最古老的假说之一。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就持此说,到 19 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泰因塔尔(1823—1899)强调了摹声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摹声说有一定的符号学基础,因为在任何一种语言系统里,都有一些单纯摹仿客观对象声音特征的词,如英语里用“quack”摹拟鸭子叫,用“cackle”摹拟鹅叫,用“bow-wow”摹拟狗吠等等。又如汉语里用“汪汪”状狗吠,用“丁冬”状水滴声,等等。可见,“摹声”说部分地解释了语言中一些成分的来源,但对其他更多的非拟声词等语言现象无法解释。

**感叹说** 该说法认为,语言源自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发出的感叹、叫喊,感叹词就是代表。同“摹声说”一样,这种说法也只能解说部分语言现象。另外,一般动物也能发出表达情绪感受的喊叫,却始终没有产生系统的语言,这也是感叹说难以解释的。

**本能说** 该说法认为,语言源自人的一种本能,即人天生能够选择最合适的语音形式来表达单个的意义,使音义的配合就像物体受撞击后发出和谐的声音那样密切。该说法最早是在 1861 年由缪勒提出的。很显然,这种说法同样存在严重的缺陷,最明显的例子如它不能解释语言历时意义的音义变化,也不能说明不同语言里音义联系的任意属性。

**劳动说** 该说法认为,人类的语言来自人类自身的劳动,劳动使语言的产生具有了生理的、思维的和社会的条件。因为劳动,促使人类发音器官发生变化、促使人脑进步,而且劳动本身需要协调交流,因此,语言源自劳动。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第一次提出了上述观点。与前面几种说法相比,劳动说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合理地提出了语言产生过程的关键制约因素,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过,和“本能说”一样,该说法对语言产生的客观条件作了解说,对语言的具体产生过程和方式仍然缺少充分的说明。

在 20 世纪以前,关于语言起源的说法还有多种,如“游戏说”、“儿语转化说”、“嘴势说”、“图画说”、“交际需要说”、“约定俗成说”等。

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类开始借助实验手段和科学仪器来探索语言的产生过程与历史年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一些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训练长臂猿、大猩猩等灵长目动物的语言能力入手,观察语言的发生。结果表明,这些动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简单的词汇,表达意义。但它们的脑组织以及发音结构等特点使它们无法完整、系统地掌握、运用语言。而且这类实验充其量也只能是对动物语言习得能力作出分析,无法回答动物是怎样创造语言的。

由此可见,关于语言起源,历史上虽然提出了多种假说,也作出了不少实验探

## 6 基础语言学

索,但尚没有直接可靠的证据对这一现象作准确的说明。语言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

不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语言产生的大致年代给出了答案:无论从脑容量以及思维能力看,还是从发音器官特征看,四五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祖先就已经具备了产生和应用语言的能力。

### 三、语言产生的条件

语言产生的具体过程,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得到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但语言产生的条件,学界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发达的思维能力。具体地说,要求人类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后,能积累一定的经验,不仅具有基本的生物反应能力和对事物的简单感知能力(如一般动物所具有的),更具有对客观对象作简单的分类、归纳,进行记忆、想象的能力。只有这样,概念、判断以至简单推理的产生、接受和运用才有了必要的生理基础。

成熟的发音条件。对一般动物而言,发音器官的结构决定了发音能力的有限,难以发出复杂的声音。而人由于从爬行到直立行走,使得发音器官的构造特别是喉头和声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能够发出多而清晰的声音。

迫切的交流需要。与其他类动物不同,人类是群体性极强的动物,只有依靠社会团体的力量才能应付初始阶段的凶险与艰辛,因此彼此在生产生活中的协作与交流的迫切性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更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求或情感。

人类在具备了上述三个必要条件后,在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就逐渐地产生了。

### 四、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区别

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维系社会生存、促进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和人类相比,其他动物似乎也有一定的沟通手段,如禽鸟的鸣叫,兽类的吼啸、吠嚎以及不同的肢体方式等。从功能上看,这些表达手段与人类语言有相似之处:表达某种意图,获得一定效果。但是,人类语言与这些动物之间的交际手段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人类的语言是后天学习而得到的,而动物的“语言”则是自然具备的能力。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研究发现,人类语言能力有先天的依靠遗传所“获得”的部分机制,如乔姆斯基所称的“语言能力知识”或“普遍语法”。但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后天具体语言环境的刺激,即所谓“语言运用能力”或“个别语法”的训练这一“习得”的过程,就不可能掌握或运用一种语言,而母语学习本身需要一个复杂且持续很长的过程。可见,对人类来说,习得语言比获得语言要重要得多。但对动物来

说,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交际手段以及各种体态语言都是“获得”性,而非“习得”性的。

其次,人类语言在表达内容(意义)和表达形式(语音)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人体的下肢接触地面的部位”,在汉语里用“jiǎo”来说,在英语用“foot”来称呼……但对动物来说,其鸣叫的意义与声音之间的联系是简单而且必然的,至今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同地方或国家的同类动物之间需要“翻译”才能交流。

第三,人类语言是一个由各种界限明晰的单位和层次多样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系统,如音位系统、语素系统、词语系统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各种结构或表达单位体系,能满足人类实现由简单概念到复杂判断和思想表达的需要。但是动物“语言”构成就相对简单多了,至今,尚没有研究能表明动物“语言”有类似于人类语言的构造体系。

第四,人类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将语言的功能局限于工具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它作为文化保存和发展的媒介,附加上本民族对各类社会文化对象所产生的独特的理解,这一点在意义系统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光谱现象,但不同的民族对它的认知是有差异的。汉语将一条光谱切分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段,而英语则切成六段——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德语同英语一样也没有与“青”相对应的词。不仅如此,对同一种颜色,在不同的语言系统里可能有不同的附加意义或联想色彩。汉语里“红”是带有浓厚的吉祥、喜庆色彩的,和它相关的词大多有褒义色彩,“红旗”象征着革命,“红对联”是春节或婚事喜庆的标志,“红人、红心、大红大紫”等吉庆意味的常用词语就有不少。<sup>①</sup>而英语中与“red”有关的词极少有褒义色彩,多与危险、愤怒、繁琐等相关,如:“red flag”表示道路上作为危险信号的小旗,“red light”则为危险信号、停车的标志,“red tape”则表示繁文缛节、官样文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动物“语言”虽也历史悠久,但绝不存在人类语言的上述特点。

## 第二节 语言的主要功能

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符号体系,从语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看,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功能。

---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与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及在一些信号手段(如交通、消防等)上的引进,现代汉语里少数与“红”相关的词语,也有了“危险”等附加色彩,如“(考试挂)红灯”、“(施工不得越过)红线”等即属此类。

## 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语言成了人们彼此之间维系联系的工具,是社会产生的重要条件。人类社会出现后,语言更是人们之间交流思想、情感,维系生产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且,相对于文字以及体态语等其他符号,语言在适用范围和功能上,都具有其他符号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可见,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二、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

随着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发展,人类脑体结构和容量都发生了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变化,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从而使语言的产生具备了思维条件。语言一旦产生,便与思维能力密不可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对语言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思维过程需要语言来运行。一般来说,人类思维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等单位与过程组成的,而语言正是承载这些单位、实现这一过程不可缺少的媒介。(2)思维结果需要语言去表达。一个思维过程的完成,需要通过适当的形式表现或传达,语言符号就是最理想的工具。

## 三、语言是传承文化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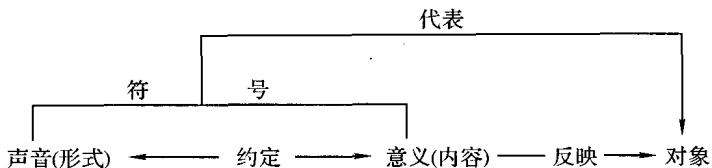
语言在实现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的基础上,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现象,它本身还成为传承人类其他文化的载体。在最初的口语阶段,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自己的经验、思想或情感传递给他人、后代,使既往的历史有了逐渐积累的可能。有了语言的记录符号——文字后,人类更是使既往历史的传承有了物质意义的保存,从而大大加快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仅如此,语言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本身还烙上了深刻的文化印痕。人类语言学成功地从语言侧面观察早期人类社会形态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脉络,社会语言学等也从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上描写了人类职业、性别、心理等对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过程的影响。

# 第三节 语言的基本属性

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以至文化工具,具有多种属性,这里介绍的是其中几个基本的方面。

## 一、任意性

这里的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方面——声音和意义——而言的，是指声音和借助声音表达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属性。如果将符号与指称对象即客观世界、行为以及人的内心感受等放在一起，其关系就更为复杂。下图简明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任意性是符号所具有的基本要求，也是语言的最基本属性。上面关于“脚”的例子就说明了各种语言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选择相应的声音形式指称同一个对象、表达同一个意义，其间的联系是没有理由的。语言的任意性是造成世界语言多样性的最重要的原因。语言的任意性首先表现在语言符号的音义联系的约定俗成上，如汉语用“sì”表示数词“四”，英语却读成“four”，即便与所及对象相关性高的摹声词也同样有任意性，如汉语里将狗的吠叫声摹拟作“汪汪”，英语却是“bow-wow”；任意性还表现在语言单位组合的方式选择差异上，如汉语言单位组合手段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而西方形态特征明显的语言则主要借助于复杂且规则严格的形态手段，也许个别具体的组合特征可以有认知意义的解释，但总体上看，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很难有发生学意义上的理由。另外，语言系统中意义单位所产生的附属色彩也只能从民族文化习惯上去解释。

理解语言的任意性要注意三点：首先，任意性是就音义联系的最初阶段而言的，即最初用什么声音表达什么意义没有理据可言，不过一旦两者建立联系并应用开后，音义之间的关系就有很强的强制性了。例如，今天汉语里就不能再用“gǒu（狗）”去指称“两条腿走路，会制造工具，能说话的动物——人”这个对象，除非是具体语境中表达的需要——用比喻的方式骂人，或语言发展的可能结果——词语更替。其次，任意性是就语言的最小音义单位——单纯词而言的，如“tiān（天）、měi（美）、dà（大）”等或“desk、pen、hand”等，对语言系统中以单纯词为基本单位构成的复合词而言，音义之间往往可以解释，如汉语中的“课桌、电脑、手指、向日葵、缝纫机”等，英语中的“blackboard、supermarket、coal-gas”等等，就是代表。第三，可以通过这一点找到符号与非符号的区别，如烧柴火与所冒出的烟雾之间，烟雾代表了柴火燃烧，但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烟雾就不是烧柴火的符号形式。

## 二、线条性

符号的样式有多种,各类符号表意的形式也有差别,如视觉符号中的标记、图案,其中的构成成分就以平面甚至立体图形排列表意。而语言则是通过将组成单位(一般为词)按照线性排列的方式才能传达意义或情感,在口头上表现为语言单位只能以时间先后为序一个挨一个地说出来,无法同时说出两个以上的单位;在书面上则表现为必须按单向线状排列记录语言单位的文字,在中国古代书写顺序为从上到下、从右向左,现代则为从左到右。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这种必须单向先后排列的特点就是其线性特征。

## 三、系统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大量的语言单位构成的,从最小的音素,到音义结合体语素、词以及由词构成的句子等,无论从结构要素上说,还是从结构关系上看,语言都是一个结构庞大、体系严密的系统。

从结构要素上看,语言系统是由层次分明、单位明晰的各级单位构成的,如最小的单位音位,可以构成最底层系统:绝大多数语言都有30~50个单位,这些音位各有自己的区别性特征,如/f/为辅音,/a/为元音,辅音又有唇音如/p/、齿音/f/等的不同,这些音位根据不同的特征形成不同的聚合系统,同时,它们又可以根据特有的规则形成更大的结合体——音节。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数量庞大,但彼此也会因意义类型、功能特征等形成聚合系统,同样也按一定规则形成高级单位——词。至于最小的构句单位——词则更是数量庞大、功能复杂,但彼此之间也同样因自己的意义和功能特征而起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因此,总的看来,语言是一个由数量众多且层次分明的单位组合成的复杂体系。各个层面的诸多单位则通过某种属性形成聚合群,并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成更大的单位。

从结构关系上看,语言体系的构成单位虽然众多,层次也非常分明,但如果没有一个严密而复杂的组合关系,这些单位也形同散沙,难以运用。就语音层面看,在现代汉语里有10个元音音位、22个辅音音位,但并不是任何两个音位结合都可以构成有效音节;语素构成词时,要受到结构和意义的制约;由词构成句子时,同样受到语义关系和结构关系的制约。可见,各级语言单位在形成有效结构时要受到严密的组合关系的制约。

从这里可以看到,语言符号不仅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层级系统,而且符号单位之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关系:从横向看,符号与符号之间有复杂而严谨的结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语言符号的各个层面,如音素(或音位)可以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则组合成音节,语素可以组合成词,直至词或词组按照规则组合成句子。从纵向

看,在一个复杂的符号链上可以被替换的单位之间构成同功能聚合关系,符号的聚合关系属性也同样存在于任何一级单位中,就音位而言,辅音可以因发音部位构成不同的聚合类,也可以因发音方法构成不同的聚合关系。就词而言,英语里凡是在句子中有“数”的变化形式的词,构成了独立的类——名词。因此,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符号系统内最基本的关系,因为它们而使得具有层级特征的语言系统更加完整严密,语言符号也因此能够满足人类复杂的交际需要。

#### 四、社会性

所谓社会性,是就语言与社会具有本质意义的联系而言的。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从有了人类活动开始,人与人之间就再也无法真正地隔离,否则将难以单独地面对残酷的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团体性的协作、社会性的劳动等,必然地要求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符号的产生,是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兴起,这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互区别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

语言产生后,为人类社会的维系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将促进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就汉语词语的语音形式看,先秦汉语单音节词是词语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但随着文化的进步、思想的发展,到近代汉语时,双音节形式逐渐多了起来,最后形成了现代汉语词语双音节化的特点。从语法手段来看,先秦汉语里的时体标记缺乏,从中古开始,本来属于实词的“着”、“了”、“过”逐渐虚化,最后语法化成固定的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这也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表意严密和精确的要求在语法手段上的必然反映。词汇的丰富、发展与社会关联就更加明显了。

语言与社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随着不同的社会系统接触,伴随着物质、思想层面的碰撞变化,语言也会有相应的反映。如汉语自东汉时期与古印度语接触后,大量吸收了佛教的词语,16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与西方社会的交往,汉语里吸收了丰富的来自英语等系统的词汇甚至语法结构,当然,现代英语也从汉语吸收了不少汉语的词语。

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紧密相关,它的消亡也与社会消亡有密切关系,当某种语言不再为社会交际需要、不再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使用时,它也就走向了消亡。西方古拉丁语以及我国古代契丹语的消亡,就属于这类情况。

#### 五、文化性

语言符号不是自然现象,是由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和运用的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记。它作为人类文化的必要构成成分之一,还是记录文化的载体,并受文化的浸染,负载上浓厚的文化信息,甚至作为文化因子而参与新的



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语言的文化性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看：

首先，用声音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情感等是人类独有的，而且会因不同的民族、地域有不同的表现，这也是语言任意性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那些反映人类对客观事物等有概括抽象反应的词语、句子就不必说了，即便是简单的表示摹声、感叹的词句，不同的语言表现也不完全相同：摹拟鸭子叫，汉语用“呱呱[kua55 kua55]”或“嘎嘎[ka55ka55]”，英语则用“quack[kwæk]”；摹拟鸟飞声，汉语用“呼呼”或“嗖嗖”，而英语用 whir[hwə]，如“A bird whirred past”；表示感叹，汉语用“哎哟”表示惊叫（如被人踩脚后），而英语则用“ouch!”表示。

其次，对于同一个对象，不同民族或地方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用不同的形式去记录。如前文提到的光谱分段，英语和汉语在用词上就有区别。又如亲属称谓，在不同语言里差异很大。汉语对父辈男性亲属，属父系的有“伯伯”、“叔叔”、“姑父”的分别，属母系的有“舅舅”、“姨夫”，但在英语里，只用一个词——uncle——就可囊括了。

第三，某一个客观对象或主观认识，在不同语言里其基本的认识属性相同，但也可能在附属色彩上有很大的区别。上文对“红色”的举例就很典型。又如（三色）紫罗兰（pansy），在汉语和英语中，其植物学意义是一样的，但在英语里却引申出一个附加意义来：女性化的男子或同性恋的男人。又如，“桃子”这个词在汉语里只有“桃树的果实”的意义，但英语里还可用来描写“极受爱慕的人或物”，如：Isn't she a peach!（她是多么漂亮的姑娘）

第四，语言的社会性还表现在语言单位的组合手段上。应该说，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形式并没有很大差异，但进行思维和表达思维的工具——语言，其面貌差异却非常大，以至于不经过专门学习就无法彼此交流。这一点在语言单位的组合手段上表现明显。如“她早上去买食品”，用英语来说，就不能简单将几个词对译出来，必须说成“She went to buy groceries this morning”。很显然，句法上的这种属性也是不同的社会赋予的。

## 第四节 语言学

### 一、语言学的产生

语言自人类社会产生时就已经产生了，但关注语言本身并继而研究它，是很迟以后的事。